



防控战疫要打赢 接种疫苗必先行

中国姓名学初探

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生活水平的变化,是起名艺术变化的客观基础。唐宋明清的起名,与前期历朝历代相比,出现了三个特色。

一是复名(二字名)的使用率越来越高。唐宋时期复名的约占总人名的二分之一左右,到了明清时期提高到60%~70%。唐朝23帝(包括武则天),取复名者仅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2人。宋朝18帝,也只有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2人。明朝17帝,除成祖朱棣外,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检完全复名。清朝12帝,无一单名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帝王复名化,无疑对整个社会人名的复名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二是起名时崇尚美辞与“引典”齐贤。唐武则天以后,科举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,文人学士纷纷趋觐科场,文、德、儒、雅、元、士等字成为一般文人雅士起名的常用字。五代时期起名最常见之字是“彦”字。“彦”是古代有才德之人的美称,“美士曰彦”。有学者统计,唐末宰相徐彦若以下的大小官员,名字中用“彦”字的有15人;梁代以“彦”字命名的有19人;唐晋官员以“彦”字命名的有28人;晋汉之间以“彦”字命名的朝廷官员有26人;汉周之间朝廷官员中以“彦”字命名的有12人。民间以“彦”字命名的就更多了。唐以后还出现了引用典故诗文的起名方法,这类人名显得高雅深隽。如唐代茶圣陆羽,字鸿渐,取自《周易》的“鸿渐于陆,其羽可用为仪”。北宋词人周邦彦之名,取自《诗经》的“彼其之子,邦之彦兮”。这类名字,不胜枚举。崇尚先贤,希望先贤再世,起名有意与

先贤相连、比附,也是唐宋以后起名的一个特点,如“颜颐”“望回”(仰慕颜回之意),“次韩”“齐愈”(仰慕韩愈)等,不一而足。

三是按族谱字辈起名。北宋以后,出现了续修家谱之风,明清尤甚。自欧阳修之《欧阳氏谱图》和苏洵之《苏氏谱图》问世之后,从官府到民间,修谱之风盛行,按族谱起名,成为命名惯例。一个字代表一个辈分,一代用一字,秩序井然,世次整肃,不得越制。选定数十字,排成行辈。选用字大都文、武、富、贵、昭、德、庆、祥之类的吉字,排成四字句或五字句。按字辈谱命名还传进了皇宫,清王朝自康熙起,已按字辈命名。为了防止满人汉化,规定满人可用汉名,但不得用汉姓,名字只准两字。起名大多选用安、福、全、保、裕、禄、荣、常等吉字。

清王朝后期以降,封建社会的铁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以后,西方文化传到中国,与此同时,各种思潮都纷纷传入中国,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被严复翻译成中文,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成了时髦的话题,这些新思想也反映在命名上,天泽、竞生、天雄、竞存等名字先后出现。人们倾向于不把姓名作为血缘关系的显现,而把姓名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,随意改名、改姓、随母姓,甚至还出现不要姓的现象。一些作家干脆以笔名作为本名使用,如鲁迅、曹禺、巴金等名盛行于世,而他们的本名则往往不为世

人所知。这段时期,受到外国影响,一方面,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,在人名中也有所反映,出现了乔治、约瑟、彼得、大卫、玛丽等名字;另一方面,鉴于清王朝和北洋政府的腐朽,有志之士在取名时往往会寄寓奋发图强、振兴中华的意愿,如取名太炎、炎午、汉民、在任、振华、崇科等,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社会制度变化和政治运动不断,人名的用字也不免要体现时代特色了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,人们过上了和平民主安定的生活,爱国、建国、爱党、建华、和平、民主等字眼成了人们起名的优先用字。到了抗美援朝时期,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人们挂在嘴上的话题,援朝、强盛、庆和等喜悦、吉祥、自信的文字被普遍列为取名用字。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,国家百废待兴,集中精力大搞建设,农村开展互助合作,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,于是建设、建国、互助、合作、致富、振华等字眼又常被人们取入名中。到了“大跃进”及三年困难时期,一方面,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飞快,跃进、跃华、超英、超美、胜天、卫星等人物用名不断呈现;另一方面,面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带来的极大困难,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,进行生产自救,自力、更生、抗洪、图强等名字就大量出现了。60年代中期有两件大事,一是毛主席号召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,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学雷、爱锋、志农、爱农、务农

之类的名字就一下涌现出来。“文革”时期,反对帝修反、批判封资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,起名改名常用文革、卫东、卫彪、卫青、立新、爱武等字。改革开放初期10年,思想解放、经济发展、文化繁荣、西方文化思潮再次涌进,人的名字呈现出多样化态势,倩、媛、蕾、燕、红、振华、安娜、丽莎等名字五彩缤纷。

进入当代改革开放时期,随着生活富裕、欲望增强、文化层次提升,人们在起名时比较讲究艺术化、寓意化,注重唯美脱俗。有些家庭,为不让孩子输在名字上,不惜花大价钱求人取名。因此,原本是看相算命之人,无起名资质者,也纷纷挂出起名馆招牌,开业揽钱。这阶段,人们的取名出现了用单字、叠字、冷僻字的现象;有的用拼凑的字起名,读起来拗口,其义难解;有的崇拜媚外,起洋名,或身兼二名,出国用洋名,回国用汉名;有的突破按族谱辈分起名习俗,随意起名,辈分混乱;还有标新立异的起名法,用父姓加三字,或用父母两姓加二字。还有个现象,就是取名过于张扬、直白,望子成龙溢于“名”表,冠球、昊(天上的太阳)、天宇、宇飞等字眼成了一部分人为儿孙起名的首选,这和古人“男不用天,女不用仙”的命名原则是很不相合的。



高。可是,她妈封建思想很重,认为男孩可以外出闯荡,而女孩外出就有失家风。

1945年5月的一天,晚饭过后,姜钧的三哥说:“今晚有事,我得出去了。”姜钧刚要跟他走,妈妈手拿菜刀,喝令不准走,三哥眨眨眼,就离开了。无奈之下,姜钧对妈妈说:“我到大妈家玩玩。”

妈妈这才未阻拦。天刚黑,她乘机溜走,与三哥一行三人会合,同去邻庄烈属张茂良家。还有村长王洪博,党组织委员周锦友、治安委员顾一兵。到了张家,推开锅屋门,围坐在锅门口的草上,点亮锅台上的素油灯。担任村支书的三哥宣布开会,他从口袋里掏出写有入党誓词的一张红纸,挂在锅台上说:“小妹今年仅有十六岁,还少一年才能入党,但近来你表现很好,经过党组织培养,区委批准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,为预备党员。”她一听,感到很惊喜,认为这下就能挣到红牌子了,迫不及待地对三哥说:“你把红牌子给我。”弄得三哥莫名其妙,随即问她:“什么红牌子?”她很高兴地说:“大哥对我说过,凡加入共产党的都发红牌子。”三哥听后笑了笑,未想到,对她解释道:“那时你小,大哥蒙你的,你还真真的,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,哪敢发红牌子呀。”姜钧这才恍然大悟。

随后,三哥对着红纸,举起拳头领着妹妹宣誓。宣誓刚结束,忽然外面传来狗叫声,三哥吹灭了灯,各人都静下来,狗叫声一停,大家悄悄地离开张家,投入夜幕之中。

在采访中,姜钧对笔者说:“当年区委书记段青炉同志认为我很小就参加革命活动,在敌我残酷斗争的环境下,为抗日付出很多,批准我填表多报一岁。”两个月后,姜钧转为正式党员。(全文完)



抗日小英雄姜钧

姜钧口述 周士昌整理



涟水方言韵母特点拾零

——涟水方言概说之四十九

■ 万洪勇

小学课堂上,老师在催缴学费。有位小同学被问到何时能把学费缴上的时候,回答说家长应允等到“奇个”缴,话一出口,就引得哄堂大笑,因为他所说的“奇个”在涟水话里意思就是“前天”,而“前天”表示的是已经过去的时间,怎么可以再“等到”呢?小同学的回答确实可笑,而明明是“前”,涟水话却说是“奇”,这也值得思考。

其实,类似的奇怪情况在涟水话里还有,非止“奇个”一例。如“阎王”说成“移王”,“便宜”说成“皮宜”,捺毛笔的“捺”说成“替”,都是把韵母ian(烟)发成了韵母i(衣),就像涟东黄河沿线的口音会把天说成“梯”、把“甜”说成“提”、把“楠”说成“弥”一样。标准的现代汉语里也存在这种情况,如“洗”有两个读音,一个是xǐ,一个是xiǎn(音同“显”),读xiǎn的时候表示的是姓。有一种机床,叫做铣床,这里的铣就读成xǐ(音同“喜”),铣的另一个读音则是xiǎn。“茜”字也是这样,一个读音是qiàn(音同“欠”),一个读音是xiǎn(音同“西”)。“既”和“僭”,声旁都是“无”(发音为jì),但是“既”读jì,而“僭”读jiàn(音同“建”)。“潜”,声旁为“替”,但“潜”的读音却是qián(音同“钱”)。

“湮”,声旁为“西”,但“湮”的读音却是yān(音同“烟”)。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情况,ian和i有着相当近的“血缘”关系。再探究一下,竟然发现“先”和“西”在上古汉语里是同音字,大名鼎鼎的美女西施在古文本里又被写作先施,怪不得洗衣服的“洗”声旁是“先”呢。

这么说来,涟水话把“前天”说成“奇个”,这类情况很可能还是属于古音保留。有意思的是,鹿鹿的“鹿”普通话读音为bì,涟水话发音是biǎn(音同“边”),也就是说,涟水话又将普通话韵母i发成ian了。

汉语拼音的韵母e,在涟水话里不存在。涟水话中与之对应的韵母有五个:其一可用涟水话的“鹅”表示,如“讹”“娥”和“哥”“可”“课”“嗑”,韵母都是“鹅”;其二是汉语拼音的韵母ei,如“车”“螯”“遮”“社”“蛇”“舍”“惹”,韵母都是ei;其余还有四个入声韵母。这四个入声韵母其一可用涟水话的“额”表示,如“策”“德”“核”“色”“仄”,韵母都是“额”;其二可用

涟水话的“页”来表示,如“彻”“舌”“涉”“榫”“哲”“热”,韵母都是“页”;其三可用涟水话的“鳄”来表示,如“鄂”“壳”“各”“鹤”,韵母都是“鳄”;其四可用涟水话的“褐”来表示,如“遏”“割”“合”“渴”,韵母都是“褐”。

汉语拼音的韵母o和uo,在涟水话里也不存在。涟水话中与之对应的韵母主要是涟水话的“鹅”“鳄”“褐”。如“我”“波”“锅”“罗”“磨”“所”,韵母都是“鹅”;“博”“截”“郭”“扩”“洛”“若”“喇”“硕”“托”“桌”,韵母都是“鳄”;“拔”“撮”“夺”“聒”“活”“泼”“脱”“茁”,韵母都是“褐”。

汉语拼音的韵母ie,在涟水话里基本上分化成了三个韵母,一个是汉语拼音的i(衣),一个是汉语拼音的ai(哀),还有一个是入声韵的[i](国际音标拟音)。如“谢”“爷”“爹”“借”“姐”

“且”“茄”“写”“邪”“卸”“泻”“夜”“野”“治”,韵母都是i(衣);“斜”有两个发音,一个音的韵母是ia(呀),一个音的韵母是i(衣);“大爷”“大姨”同音,“邪病”说成“其病”,“斜”说成“其”或“qiá”。“街”“界”“解”“皆”“届”“阶”“戒”“桔”“蟹”“鞋”“懈”,韵母都是ai(哀);“鞋子”“孩子”同音,“届时”“在时”同音,“螃蟹”说成“螃海”,“解决”说成“宰决”。“别”“蝶”“洁”“列”“捏”“贴”“歇”“业”,韵母都是[i]。

“哟”,音yuè,义为呕吐,“痾”,音qué,“靴”,音xuē。这三个字普通话韵母都是üe,而在涟水话里韵母都是ü,分别读成“雨”“渠”“须”。汉语中有个概念叫介音,俗称韵头,是韵母中主要元音(亦即韵腹)前

面的元音素。普通话里总共有i,u,ü三个介音,如“夏xià”的介音是i,“月yuè”的介音是u,“略lüè”的介音是ü。当介音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,介音就自动担任形式上的声母,i改写成y,u改写成w,ü前面加y,如“鸭yā”“我wǒ”

“月yuè”。

这三个介音涟水话里都有,不过,在很多情况下,涟水话和普通话在介音的存留上是相反的,在介音的选取上是不一样的。如“猜谜”“删节”“拦车”“可惜”“疝气”“棉袄”,在涟水话里分别说成“揣谜”“栓节”“牵车”“阔雪”“恰气”“棉晋”;“整”有全部的意思,把东西全部拿走,涟水话会说“准拿走”;“请”在涟水话里可用作名词,仔细、吃力看的意思,涟水话的“军一军”就是“请一请”,也就是仔细、吃力地看一看;撮面的时候将面团放在那里“扬”一下,涟水不少人会将“扬”说成“寻”;马蜂在涟水里被称为“追追”,这个“追”就是“螫”——这些都是普通话发音没有介音而涟水话加了介音的例子,“猜”“删”“拦”“可”加了u,“惜”加了ü,“袄”加了

i。“丫”“眼”“咬”“咸”“戒”“家”“掐”,这些字在普通话里都包含介音i,但在涟水话发音里都没有。当d,t,l和c,s,z这两组声母与ui和un这两个复韵母相拼的时候,涟水话会将其中的介音u去掉,如“对”“推”“兑”“蹲”“催”“村”“论”“岁”“孙”“腿”“吞”“褪”“臀”“嘴”“尊”,这些字涟水话都没有介音。“现人眼睛”“琴弦”“发泄”“衰谈”“屑子”,在涟水话里分别说成“宣人眼睛”“琴玄”“发穴”“穴谈”“雪子”,普通话介音是i而涟水话介音是ü。

涟水话介音上的这些特点,亦当是依古而来。如“悬”的本字是“县”,二者同音,但是后来成了两个读音,一个读音的介音是ü,另一个读音的介音是i。普通话里出现的一字两音现象往往也是这个缘由,如“血”读成xuè和xiě,前者介音是ü,后者介音是i。涟水话里“鲜”也有两音,“朝鲜”“鲜艳”的“鲜”说成“宣”,介音是ü;“活鲜鲜”的“鲜”说成“先”,介音是i。在传统京剧里,“可爱”说成“阔爱”,在涟水话里,“可惜”说成“阔雪”,如此说来,涟水话的“阔雪”也足可珍惜呢。

